

變革精神的覺醒： 評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詹宜穎（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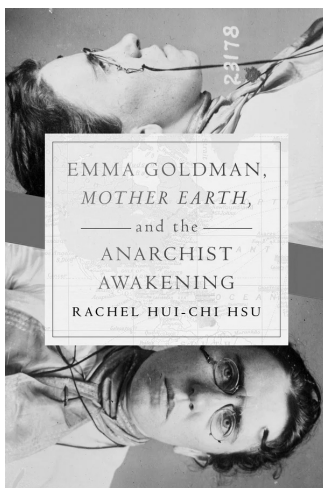
書名：*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作者：Rachel Hui-Chi Hsu（許慧琦）

出版年：2021

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圖一：*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書封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提供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的作者許慧琦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慧琦著有《「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2003），2019年出版了 Emma Goldman（1869-1940）《無政府主義和其他論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910）中譯本，讓中文讀者更容易認識到 Goldman 的思想。這本譯著似乎也預告了許慧琦後續關於 Goldman 創辦的雜誌《大地之母》（*Mother Earth*, 1906-1917）的研究成果。

本書以鳥瞰的方式，描繪出美國「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大地之母》無政府主義群體／家族的思想主題與宣傳實踐。一方面延續作者長期關注的「女權」課題；另一方面將目光移向現代化發展快速的美國，深入探討無政府主義者 Goldman 與《大地之母》的成員、作者所帶給世界的豐富思想意涵。

事實上，關於 Goldman 與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舉例來說，Vivian Gornick（2011）以傳記形式勾勒 Goldman 傳奇性的革命生涯，指出她的「革命」與其說是顛覆政權，不如說是讓人「更愛自己的生活」；Paul Avrich 與 Karen Avrich（2012）詳盡蒐集了 Goldman 與夥伴 Alexander Berkman 兩人的著作，描繪二人追求理想的行動軌跡，以及對美國社會的影響；Donna Kowal（2016）從性別問題、公共議題的角度探討 Goldman 的言論與當代女性主義之間的關係；而 Clare Hemmings（2018）則特別點出 Goldman 的「熱情」（passionate）作為政治行動的價值。Goldman 所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無論對於歷史或是政治理論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與此前研究不同的是，本書旨在呈現《大地之母》雜誌作者們揉雜、多元的面貌，以及「跨州」（美國各州）乃至「跨洲」（世界各洲）的深遠影

響。若說過去研究的焦點集中在 Goldman 本人的思想歷程，本書則更上層樓，不只觀察 Goldman 本人，更從她與雜誌成員的互動、出版活動與官方之間的角力，以及更重要的，從超越無政府主義的眼光來說明《大地之母》成員的思想與影響。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著眼於宣傳的實踐層面，分別從總部的立場、宣傳空間、全國性的運動、跨國網絡四個角度切入；第二部分關注《大地之母》雜誌中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內容包括對婦女問題的婦女解決方案、提倡現代戲劇、倡導勞工行動主義，以及言論自由與反軍國（黷武）主義。作者完整梳理了《大地之母》雜誌在發行的 1906-1917 年間，成員、雜誌意識形態、宣傳策略等方面的實踐與跨地域／時代的傳播。

在進入主題之前，作者提及了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 David Graeber（1961-2020）對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分析，以幫助讀者理解《大地之母》核心成員所宣傳的無政府主義與其他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差異。Graeber 將無政府主義團體區分為「大 A」（資本 A）與「小 a」，前者指依附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等古典流派的團體；後者則是在前者專有團體之外，以擁護開放性無政府主義原則為主的個人。Graeber（2002: 72）認為，小無政府主義者是賦予歷史活力真正的源頭。而 Goldman 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顯然更接近「小 a」而非「大 A」。她對多元意見的開放態度，讓《大地之母》中呈現出與集體式的共產、工團主義截然不同的自由樣貌。

以下即從宣傳與主題兩部分，說明作者對《大地之母》無政府主義的分析。

一、宣傳實踐：多元的選擇

作者在第一部分聚焦於《大地之母》成員的生活場域與宣傳場所，探討他們如何在實踐無政府主義精神的同時，也發揮宣傳的效果。作者認為，Goldman 將這份雜誌視為一個概念上的三角形，分別對應著「自由的人類」（人）、「非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生活社群」（生活空間），以及「提倡無政府主義媒介」（宣傳策略）（Hsu, 2021: 60）。從生活社群來看，Goldman 所租賃的雜誌宣傳總部，經常為背負債務、無家可歸的成員提供棲居之所。在這樣一個混合私與公的空間，成員間存在著既是家人、同志，亦是戀人的複雜關係，比如 Goldman 與前戀人同時亦是雜誌編輯的 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年輕的成員 Rebecca (Becky) Edelsohn（1892-1973）以及 Ben Reitman（1879-1943）之間的四角關係。但就無政府主義的角度而言，這樣的空間卻也體現了無家父長制度、解消家庭權威的平等精神。

從宣傳策略來看，《大地之母》成員定期舉辦大型的聚會，同時在全美四處巡迴演講。他們租借宴會場地、音樂廳、地方的村莊、穀倉，用多種語言演講，凝聚成員情感的同時，也爭取不同階層、族群之「圈外人」的支持。比起貧困的勞工，Goldman 更積極爭取中產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認同，但她的主張和策略也引來許多質疑與批判。內部的質疑包括成員 Berkman 與較激進的年輕支持者，他們更重視集體革命、爭取勞工權利，而非吸引中、資產階級的注意。外部的批評包括社會主義者、反對者，以及與之敵對的警察、國家法律。Goldman 的宣傳策略既多元包容，卻樹敵無數的特性，凸顯出了無政府主義鼓勵個人自由選擇、不強制壓迫的精神。饒富意味的是，

成員們回應外部批評、出入警局、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行動合法性辯護，這些行動本身也構成宣傳的一部分。

宣傳帶來的效益相當可觀，根據作者的資料顯示，成員募集了五十五種不同的資金來源，巔峰時期至少有八千名訂戶訂閱《大地之母》，訂閱者涵蓋了五大洲，超過二十個國家（Hsu, 2021: 122, 135-136）。作者強調，Goldman 的宣傳並非要求以集體的暴力行動推翻國家，她強調的社會革命是來自每一個覺醒的個人，願意開始行動，為世界帶來變革的可能。因此，她的追隨者，雖然未必真正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卻將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帶入了各自的職業、領域、生活空間，並向全世界傳播出去。

第一部分的最後，作者提及了《大地之母》成員對墨西哥、俄國與日本的影響。在 1905 年俄國革命爆發之後，《大地之母》成員一直密切關注反沙皇的運動，幫忙籌款支持俄國的革命。1910 年墨西哥爆發革命，Goldman 與同志支持當地人民解放運動，並為其進行募捐。同年日本發生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Goldman 等人向日本駐美大使館遞抗議信，譴責日本政府對被告判處的刑責過重，最後雖未能拯救主謀者幸德秋水（1871-1911）等人的性命，但也讓日本政府對部分被告減刑，以上在在顯示出《大地之母》成員跨國、世界性的影響力。

二、思想主題：激進的性 / 母性革命

本書第二部分聚焦於《大地之母》雜誌中各種思想主題。作者首先提及 Goldman 對於促進男女自由、解放婦女、改善婦女問題的「性激進主義」（sex radicalism）。當時的美國社會，普遍存在

婦女地位低下、對婦女的經濟剝削、性交易與性壓迫、歧視等等問題。Goldman 認為，正是因為宗教道德規範（特別是清教徒主義的禁慾觀）、對貞操的迷戀、對婦女的偏見等「內在的暴君」（internal tyrants），剝奪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也使婦女被束縛在「男性中心的家庭—國家—資本主義」的惡性循環中。她們一生可能僅知道要成為一個「好母親」，依附於男性，為國家生產士兵、為資本家生產工人。Goldman 認為婦女應該奪回自己身體的主導權、爭取性的自主權。為此，她提出了節育觀點，並且身體力行，鼓勵婦女追求自由戀愛、享受性愛的歡愉、實施避孕措施，以抵抗國家與家庭這兩大「暴君」。

《大地之母》中，有不少作者深入探討「為母之道」（maternity）的問題。另一名無政府主義者 John Russell Coryell（1851-1924）同樣看到婦女深受「家—國—資本主義」所束縛，但他從生物學的角度，認為懷孕與生產是婦女最高的職能，選擇捍衛健康的「母性」，以及基於父母之愛而產生的家庭（family）。Goldman 更傾向於解構經由「性關係」組建而成的家庭，強調家庭同樣也可以通過自願與互助關係而形成。另一位作者 Ada May Kreckler（1872-1932）則更激進地挑戰 Coryell 的論述，提議飯店式的家庭形態，讓專職人員負責烹煮與清潔，使家庭中的個人可以從這些繁瑣的勞務當中解放出來（Hsu, 2021: 183）。這些說法未必能夠落實，但是獲得了極大的迴響與討論，包括美國國內年輕的女權主義者，以及東亞的女性知識分子。作者特別提及日本第一本女權雜誌《青鞜》（せいとう，1911-1916），當中便曾述及 Goldman 的性激進主義（Hsu, 2021: 192）。

此外，《大地之母》當中也論及了同性戀。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 Goldman、Berkman，或是《大地之母》的其他成員，他們雖然捍

衛同性戀的權利，但並未將同性戀視為顛覆現有秩序、創造新社會秩序的理想關係。

《大地之母》另一個顯著的特色是運用現代戲劇（modern drama）進行宣傳。現代劇與古典劇不同之處在於，古典劇強調宗教視野下的善與惡、命運與原罪；現代劇則試圖傳達現代情境下個人在人生階段中可能遭遇的各種問題。Goldman推崇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Frank Wedekind（1864-1918）等人的戲劇，認為他們的劇作傳達了批判權威、破除迷信的主題，表現了生活多樣性的可能，而這正是無政府主義精神的體現。她將現代戲劇帶出了國界，透過翻譯，進入了中國、日本、拉丁美洲、西班牙，散播著變革的火種。

提倡現代戲劇的另一個目標是促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人團體間的合作。在本書的第七章，作者進一步探討了《大地之母》所提倡的勞工行動主義。Goldman極力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並不意味她不關心勞工。相反的，她爭取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目的正是希望藉由中產階級的覺醒，帶動勞工階層跟進這場運動。《大地之母》發行期間，核心成員在勞動的議題上，傾向訴諸「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而非經由議會推動政策的間接行動，也因此與傾向於通過議會改善制度的工會、部分社會主義者有所扞格，更經常需要對抗政府合法性的暴力追緝。即使如此，Goldman及《大地之母》的成員仍持續堅持無政府主義，捍衛個人在基本權利方面的各項自由。這些思想的種子不僅在勞工階級當中生根，也包括了白領知識分子，預示著未來半個世紀人們對自由的追求。

三、結論與討論：超越無政府主義

綜觀全書，作者以紮實的史料基礎，勾勒了 Goldman 與《大地之母》成員間的思想差異，以及 Goldman 如何讓無政府主義得以「跨界」——包括「跨階級」的宣傳、「跨國界」的革命支援，以及「跨種族」移民問題的討論等等。多重的「跨界」背後，更隱含著「跨越差異」的包容力。誠如作者所示，Goldman 主張爭取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而 Berkman 則強調要爭取勞工的集體革命，兩者在基礎上互不排斥，但也無法相融，結果是雙方各自展開行動，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壓制／取代。《大地之母》對於不同、衝突意見的並陳，也展現在解決婦女問題的方法上。「性激進主義」提倡節育、避孕、家務分擔，以及性自主、自由戀愛等議題，在當時獲得熱烈迴響，討論不斷，亦跨越至美國之外，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顯題。

此處，筆者希望從 Goldman 主張的「性激進主義」在東亞，特別是在日本的傳播，提出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觀點。作者指出，「性激進主義」曾通過日本婦女運動家伊藤野枝（Itou Noe, 1895-1923）的翻譯，刊載於《青鞜》，對日本自由戀愛風氣有所啟發。作者也提到，東亞的無政府主義雜誌多以「進步思想」（progressive ideas）將 Goldman 性激進主義與瑞典女權思想家愛倫凱（Ellen Kay, 1849-1926）相混同，將二人皆視為「進步思想家」，而非無政府主義者或女權主義者（Hsu, 2021: 194）。不過，在此可以追問的一個問題是，這些「進步思想」是否真的為當時的日本婦女帶來「進步」？提升或改善她們的社會地位？

日本學者田中ひかる（Tanaka Hikaru）曾指出一個弔詭的現象，1910年代日本的無政府主義，反而成為壓抑日本女性的「思

想」。田中比較了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堀保子（1883-1924）、神近市子（1888-1981）、伊藤野枝等一男三女，以及 Goldman、Berkman 和俄羅斯插畫家 Modest Aronstam（1871-1936）等一女二男之間的多角關係；他指出大杉榮雖強調自由戀愛的「性自主」與「經濟獨立」，卻往往站在知識的制高點，以「思想不成熟」為理由，說服當時擔任記者的神近市子繼續待在自己身邊，另一方面又同時與堀保子、伊藤野枝發展出戀愛關係，維持著由男人所主導的「自由戀愛」。最終使得神近市子因嫉妒，而在日蔭茶屋將大杉榮刺成重傷、判刑入獄。

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大杉榮，事實上是將「自由戀愛」視為「實驗」。表面上看起來尊重婦女的「自主」，實際上卻是利用日本婦女對男人的崇拜意識，壓抑婦女自我思辨的能力。這與 Goldman、Berkman 和 Aronstam 之間，以無政府主義運動為目標，同志之間相互尊重、彼此信賴的態度截然不同（田中，2019: 66-73）。從這個角度來看，Goldman 致力提倡的「性激進主義」，雖然促成了東亞「自由戀愛」精神的覺醒，然而在日本傳統性別文化的強勢運作下，「進步思想」竟成為壓抑婦女的力量。顯見，已然覺醒的變革精神，要能真正強化婦女自主意識，進而改變婦女地位，仍需要漫長時間的發酵與敢於行動的勇氣。

從這個例子出發，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大地之母》當中的「性激進主義」在世界各國如何被理解、接受／排斥、融合？特別是作者曾提及的中國、俄國、墨西哥等地，Goldman 與雜誌成員在參與勞工運動和革命的同時，如何激發婦女問題的討論？當地的人們又如何對這股思想浪潮進行「轉譯」，貼近／背離 Goldman 的無政府主義原意？相信進一步考察這些問題，將能更擴大、深入了解 Goldman

與《大地之母》的跨國意義。

誠如作者所言，Goldman 的無政府主義並非只是規劃出一個臻於完善的烏托邦藍圖，透過集體性的社會革命達成烏托邦的目標；而是試圖喚醒社會中每一個人對抗權威的意識，以各自的力量，致力於創造公正、平等、互利的社會（Hsu, 2021: 227）。但我們仍必須持續關注 Goldman 無政府主義所提倡的種種「解放」是否已經落實？如何落實？對自由的追求又將遭遇如何的限制？如何擺脫這些限制？只要這些問題的辯論能夠持續，相信《大地之母》所呈現出的「多元」精神，也將繼續發揮其跨時代的意義。

參考文獻

- 田中ひかる (2019), 〈アナーキズムによる女性の抑圧—大杉栄の「自由恋愛」とエマ・ゴールドマンの「三角関係」に比較から考える〉, 《初期社会主義研究》, 28: 51-76。
- Avrich, Paul and Karen Avrich (2012). *Sasha and Emma: The anarchist odyssey of Alexander Berkman and Emma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rnick, Vivian (2011). *Emma Goldman: Revolution as a way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raeber, David (2002). The new anarchists. *New Left Review*, 13: 61-73.
- Hemmings, Clare (2018). *Considering Emma Goldman: Feminist political ambivalence and the imaginative archiv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su, Rachel Hui-Chi (2021).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ning*.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Kowal, Donna M. (2016). *Tongue of fire: Emma Goldman, public womanhood, and the sex ques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作者簡介

詹宜穎，畢業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長領域為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台灣文學。博士論文為《女虛無黨人在近代中、日知識圈的再現與挪用（1870s-1910s）》。近期關注的主題，以性別角度觀察二十世紀東亞報刊中的「惡女」、「妖／毒／淫婦」形象，探究其揭示的現代轉型與婦女道德建構的多重意義。

〈聯絡方式〉

Email: siroitama@gmail.com